

夢境鏈接者<二>：續

輕巧的匕首握在掌心，一推、一拔，隨著這奪人性命的小小動作，垂死的人類軀體卻瞬間乾朽萎縮，化成塵埃崩落，留下一具泛黃骨架。凱黎安娜一驚，不自覺地踩退一步，但四周屋牆也瓦解消失、身後本該存在的兩人也不知所蹤，待世界平靜，她置身在雪原裡，孤身一人。

孤身一人，然而被雪半掩，堆積成山，盡是死屍，扭曲的臉孔、殘破的肢體，和冰雪一樣冷白得近乎透明、和遠處群山的岩塊一樣死寂彷彿未曾活過。就在他腳邊，受她凌虐而死的少年屍首仰躺，宛如被人惡意破壞的灰白石雕，和斷了頭的、少了手腳的戰死者雕像混在一起。

別開視線，信步走開，她行走於雪葬之原，看見我軍的、敵人的，漫長戰爭中死去的軀體綿延蓋地，望不見盡頭。「這算什麼？」她的喃喃自語和落雪一樣悄然無聲。她知道的，她的雙手沾染過的血腥無數，那或許醜惡、或許瘋狂，但盡是職責所在。「嘉慕蓮之焰為了守護而灼燒大地，我作為庫薩蘭之女而戰，輪不到你來審判我，噩夢的魔物。」

當然，沒有人回答。風捲起雪，拋灑在她身上，彷彿火葬堆的灰燼飛散四舞。足跡被死者包夾，她在不知方向的前進之間，唸誦禱詞——她主持過的火葬儀式太多，父神祭司的冗長詠嘆，一字一句早已銘刻於記憶。她唸誦禱詞，直到冷風刮傷她乾燥凍裂的嘴唇，切深傷口。

冷了、倦了。她坐下來，抱著膝頭。或許這裡其實是備給她的墓場。

冷了、倦了。她躺了下來，身邊是森森白骨。她記得不能睡去，但是……

冰冷的硬物觸碰她面頰，她睜開低垂的眼簾，看見骷髏空洞的眼窩。一具滿是裂痕的枯骨，肋骨斷裂、撫摸她的指骨缺損，頂骨處似有凹陷。

「我想睡……」她說，嗓音在風雪中近乎哀求。

頸椎轉動，骷髏搖搖頭，指骨扼住她的頸項。整副骨架俯落，上下頷之間缺了牙的空洞在她額上印下一個模擬吻的接觸。被絞扼的氣管發不出渴望的言語，也因為她在酷寒之中失了思考的氣力。

當死亡與睡眠的意義被調換，她在亡骸的擁抱中，失去呼吸，受其拒絕。

「凱黎安，妳絕對、絕對不能睡著。」